

隱地和爾雅

隱地是著名作家和出版人柯青華的筆名，爾雅則是他創辦的出版社。在華文文學界，提到隱地和爾雅，大概無人不知。隱地出書幾十種，創作體裁遍及小說、散文、詩歌和評論，除了戲劇未嘗試過，其他文類他都縱橫馳騁，成果豐碩。創作之外，隱地的心思都撲在了他的「心肝寶貝」爾雅出版社上。爾雅當年與洪範、九歌、純文學、大地四家出版社合稱「五小」——喻其規模不大，卻都以出版文學書籍為志業。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台灣文壇，說到爾雅，說到「五小」，那真是如雷貫耳，大名鼎鼎。

隱地的小說集有《一千個世界》《幻想的男子》，出過評論集《隱地看小說》，寫得最多的是散文：有洞明「人性」的三書《心的掙扎》《人啊人》《眾生》，也有寫「咖啡」的《愛喝咖啡的人》《盪着鞦韆喝咖啡》。「到了五十六歲突然老樹開花，寫起詩來」，一連出版了《法式裸睡》《一天裏的戲碼》《生命狂野》《詩歌鋪》等詩集，顯示了他作為一個作家「多面手」才能。

隱地和爾雅，是一體兩面互為「說明」的有機體。隱地年輕時因寫作與王鼎鈞結緣，也曾林海音主編的《純文學》當過助理編輯，還做過《書評書目》的主持人——這對他後來創辦爾雅出版社都大有幫助。爾雅自創辦以來出版好書無數，《台北人》《城南舊事》《三更夢書當枕》《飢餓的女兒》《開放的人生》等，都是其招牌。而爾雅最為人稱道的，是隱地出於強烈的歷史意識和對文學的熱愛，不計成本得失，堅持多年讓爾雅出版「年度小說選」「年度詩選」和「年度評論選」——出版這些年度作品選，保留了台灣文學史跡，累積台灣文學成果。

如今隱地已八十多歲了，依然筆耕不輟；他心愛的爾雅出版社也四十大幾了，還在不斷地出文學好書。隱地是有理想的，他的理想是要在人間種一棵文學樹——爾雅就是他種的文學樹。

過眼錄 劉俊
逢周二見報

大鵬展翅(下)

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。

深圳又名「鵬城」。這座城市的騰飛，正是乘着改革的春風，四十年來，從無到有，拔地而起，最鮮明的例證，就是那一棟棟高樓。

福田的「京基一百」與「賽格大廈」驚人的建造速度曾經登上新聞，也因此被譽為「深圳速度」，然而這種速度也要被南山與前海新的「深圳速度」超越了。作為對比，利用空間到極致的香港，兩百米以上的高樓有一百棟，而深圳在二〇二一年，這一數字已經達到了一百五十棟。

周六，我草草穿越了深圳的市區，甚能感受到這座城市「鯨吞」態勢。支撐起這一棟棟大樓與這座城市的野心的，是人。從四十年前，蛇口炸山的那一聲炮響，到如今前海OPPO大樓、南山騰訊大廈周六晚上十點鐘燈火通明的景象，它們的背後，是一個個奮鬥的個體。人雖然已經不是當年的人，但

奮鬥的精神卻留在了這座城市之中。「來了就是深圳人」的精神內核，也讓這座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，變得豐富且多彩。

從元朗的山上向北眺望，能看到深圳，如果在三十年前就曾走過麥理浩徑行山的港人，或許能最直接看到深圳的變遷。麥理浩徑，三十年沒有改變，小徑之中甚至仍然沒有手機信號，但遠眺能看到的風景，已經從阡陌縱橫的田園牧歌，變成了樓比山高的壯闊城市。五百九十九米的平安中心，已經高過了五百五十四米的太平山頂。昔日香港的「小老弟」，如今也成了騰飛的大鵬。

展翅東風既不可擋，何不與其同乘，扶搖而上？

漂遊記 杜若
laser.li.hk@gmail.com
逢周二見報

花式索托湯

所謂索托（Soto），涵蓋了廣泛意義上的湯頭，而我們常吃的那一種，是用雞肉（Ayam）作配料烹飪而成。印尼不同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索托，加入特色用料，一口就帶出當地的風土人情。先單單說這湯頭，已經複雜到成為一門玄學，至少濃縮了十三四種材料的精華，從香茅、檸檬草到蒜頭、高良薑，把它們全部搗碎後用油爆炒香，再熬成湯底。好比是個搭好的舞台，布景雄偉燈光華美，接下來就看主角們一一上場、各顯神通了。

雞湯當然好喝，剛撕下來的雞胸肉加上豆芽、粉絲，再撒上一把酥脆脆的炸蒜片，什麼時候喝都滿心舒適。但這不代表它的姊妹就不出彩，以美食出名的巴東，索托裏也要放入引以為傲的「硬貨」牛肉，跟多數地方澄黃色的湯不同，巴東的索托湯格外小清新，幾乎可以見底。配料也會加入青檸和醋，吃起來意外平和淡定，終於不用為上火擔憂。而棉蘭的索托則是椰漿的天下，不但神似黃咖喱，連用料都會用土豆、薯條、熟煮蛋撐足場面，這哪是湯，根本就是誠意滿滿的主食。猛然間覺得確實該交一位印尼朋友，小小一碗裏都能裝下這麼多本事，現在我知道，這份快樂從何而來了。

食色 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做善事做實事

最近香港政府發表貧窮情況報告，指出去年貧窮人口達一百六十五點三萬，即近四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窮人。數字嚇人，但仍然流於抽象，如果可親身直擊就會明白箇中真諦。

周六與「深水埗明哥」到附近公園派飯給露宿者，為了令生活安逸的兒子明白世道辛苦，因此刻意帶他去體驗。當你深入陰森角落時，會發現很多露宿者躺在涼亭下、草叢旁，放下飯盒後，突然會聽到傳出「多謝嘅」的聲音。由於疫情打擊經濟，許多原本打散工人士，失業意味失去收入，被迫露宿街頭。

在派飯過程中，會看到很多人生百態，有些衣着光鮮的老人家會突然加入輪候隊伍，這時候義工們會堅持不派。明哥

解釋，有些街坊會貪小便宜來拿飯盒，他們主要是想幫露宿者，不想被濫用。另外，也有些露宿者要求多拿一盒，甚至轉手以低價賣出，所以他要求義工嚴格執行，這樣才能幫到真正有需要的人。

明哥今年已六十九歲，但事事親力親為，希望做實事幫到人。明哥原籍廣東番禺，父親在他十四歲時逝世，小學還未畢業，便開始要做雜工幫補家計，十五歲開始入行學廚。一九七九年，偷渡至香港，在酒樓廚房工作，一九八三年起於深水埗北河街的飯店當大廚。至一九九五年，老闆退休，他與同事合夥接手該飯店，由於不善經營，生意慘淡。二〇〇一年後，明哥將中檔飯店改為售賣平價飯菜，深受基層市民歡迎，他奉行飯菜不加價，員工要

「文字失語症」

「dbq」（對不起）、「kswl」（嗔死我了）、「srds」（雖然但是）……若非天天5G衝浪的網絡達人，面對這些雲山霧罩的縮略詞，恐怕都會覺得不知所云、一頭霧水。而這些另類表達方式，正在成為網絡語言的主角，被億萬年輕網民所使用和推崇。

數字化、社交化傳播渠道的出現，衍生了全新的交流模式，這種情況下網絡語言應運而生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。網絡語言具有簡潔性、新奇性、詼諧性等特點，但同時也存在語意模糊、不合規範甚至粗鄙庸俗等弊端，其表達看似百搭，實則空洞且千篇一律，毫無個性。

尤須引起關注的是，在網絡語言的衝擊和裹挾下，很多人逐漸失去觀點歸納和

語言生成能力，離開了網絡梗、省略語、表情包就難以表達內心感受。想誇別人好看，想不起來「明眸善睐、玉樹臨風」，只會讚嘆「絕絕子」；心情難過時不會寫「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」，只會用「藍瘦香菇」；內心翻湧欲語還休時，不會說「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」，只想到「無語子」……

心中所想難以付諸文字，並非個別現象。曾有央媒就此做過問卷調查，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六點五的受訪者感覺自己的語言越來越貧乏。在豆瓣小組「文字失語者互助聯盟」中，「同病相憐」者多達數十萬人。

我們大可不必視網絡語言為洪水猛獸，但也不應對其聽之任之。「文字失語

《梅艷芳》

「非典」在香港告終的年底，我在繁忙工作之餘獨個兒到台北旅遊，藉此避免孤寂地在香港迎接新年。大除夕的晚上，在西門町繁華喧鬧的街頭，我從閃爍奪目的電子廣告屏幕看着新聞報道，赫然看到梅艷芳因病逝世的噩耗。當時我想：「我們這一代，四十多歲便開始有人死了。」

我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醉心表演藝術，所有時間都投放在劇場工作，不太留意影視及流行樂壇的發展。然而，與我同樣出生於六十年代的梅艷芳，雖然當年逐漸淡出娛樂圈，可是她的死訊仍然令我震驚和傷感。

十八年後，打正旗號的電影《梅艷

芳》在新冠疫情期間問世，好像是偶然的巧合，但對香港人卻是重要和珍貴的集體記憶。我並沒有抱着什麼期望進場觀看《梅》，亦不會本本看看「模仿大賽」的心態來審視誰最像誰，更不會天真地寄望電影故事能夠重塑一代歌星的所有事跡。事實上，除非是紀錄片，否則真人真事的戲劇從來都需要剪裁及選擇，不可能探求表面上的「真實」。

《梅》電影混合了紀錄片元素，好些片段都是取自梅艷芳的真實生活、生命，亦表明了演員只在扮演角色，並沒有刻意掩蓋原本的主人翁。除了梅艷芳作為主線角色，電影以真實姓名呈現了主角周邊多位重要人物，藉此展示主角多年來的星途

善待的原則，至今只能勉強維持。

二〇〇八年，明哥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合作推出「飯券」計劃：五百名基層市民每日可憑券免費於店內享用一餐膳食；此外，亦聯同非牟利組織於街頭向流浪者派飯。免費派飯的行動出人意料地令明哥成為區內名人，許多有心人士慕名而來，向明哥捐贈食材、善款，十多年來才得以令這個善舉繼續。

繼二〇一七年嶺南大學向明哥頒授榮譽院士後，最近都會大學亦頒授榮譽院士學位，以表彰其善舉。

童眼觀世 梁戴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症」，輕說是個人小事，重說則是文化大事。因為中文表達不僅是人們書面交際的重要工具，更凝聚着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精神，是彌足珍貴的文化財富。一旦「文字失語症」在青少年群體中持續蔓延，無疑會造成一代人對母語的淡漠和對文化的疏離，長此以往，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文化傳承和文化認同。

可以說，想方設法緩解甚至治愈「文字失語症」，關係國人富足精神生活的構建，關係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，需要引起足夠重視。因為，只有中文活着，歷史才活着，民族也才活着。

十八彎 關爾
逢周二見報

發展、命運際遇。主角與周邊角色的個性和情誼並不具體，對觀眾未能產生深度的情緒衝擊。然而，個人傳記也很難在大銀幕上呈現「真實」的狀態，電影初段鋪排昔日香港的發展歷程，以至後段梅艷芳投身公益事業回饋社會，全都展示香港的成就有賴港人的同心協力，凡此種種，都是《梅》電影的藝術加工成績。

我相信與我相同年代的觀眾，會感受到故事的香港情懷，梅艷芳是奮鬥和堅毅的象徵，令人懷念。

文藝中年 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可愛的大灣區哥哥

朋友說：「你愛聽歌，《披荊斬棘的哥哥》中有不少好歌。」我幾十年都在忙碌，閒暇時間有限，內地影視劇近兩年才開始多看一些，綜藝節目一直不大清楚，出名的節目有看過些片斷報道，但極少看完整一集，聽到朋友推薦，我抽時間看了《披荊斬棘的哥哥》的大部分內容，特別是欣賞了幾次公演，感覺不錯。

何時開始，香港哥哥被稱作大灣區哥哥了？看到陳小春、張智霖、梁漢文、謝天華、林曉峰等人組合在一起，說着「可以不說國語了」等悄悄話，以及不時出現的聽不明白遊戲規則的一臉懵……親切而搞笑。他們既嚴肅冷峻又滑稽溫暖，才藝還高超得出乎意料，難怪人氣高！

黃貫中也是一位我們熟悉的香港樂界才子，雖然組團初期沒和陳小春他們在一起，但被稱作大灣區哥哥也沒錯。還有張晉，蔡少芬老公，識說粵語的香港女婿，他的武藝歌聲舞技皆出色，最難得還有帶隊的組織能力、待人以誠的親和態度、吃苦在前的無畏精神，以及為實現演藝夢想而不懈的努力，也與大灣區哥哥們參與綜藝節目的初衷是一致的。

紅塵記事 慕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二見報

讓肌膚回復光澤。以前舊式的面膜，以塗抹方式，等候若干時間後才可從臉上取下，而現時一般面膜已改用薄紗，亦有膏狀，以打圈方式按摩後清除，同樣也具保濕功效。

隨着科技進步，一些產品能為皮膚注入高效抗氧能量，改善肌膚的質素。皮膚基本上會因應不同季節而產生變化，最主要是清楚自己的皮膚性質，才能找到適合的產品和護理方法。

衣尚 蕙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